

南清在云上，也在云下

■ 王伟晓

电白南清是在云上吗？抑或云上住着南清？我认识的八月的南清，一半在云上，一半在云下。云上的南清有仙气，云下的南清有烟火。

——

那就先说云上的云清吧。

我去时的云清，同样藏在连绵不绝的高山大岭中，云雾缭绕。几座大风车，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却转不碎也转不散半片云彩。这是我看到的还在几里外的云清。

一进入云清地域，盘山公路就披上了红、黄、蓝三色的彩带，如仙女在远山挥舞着这条长长的彩带，一路引我向南清的心脏靠近。

路两旁是树，除了树还是树，高矮胖瘦，老中青皆有。我从山脚开始，就钻入了一个绿色的海洋，闯进了一个负离子满溢的天然氧吧。

弯来曲去的随车盘山向上，我情不自禁地按下车窗玻璃，呼吸这里醉人的新鲜空气，仿佛在半空中感受吞云吐雾，尽情享受大自然灵气涌入肺部的快感。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山腰一片较为平坦的腹地，云清的村落就扎守在那里。

八月的南清，用超四十度的地表温度来欢迎客人。好在村口“南清欢迎您”几个字，迅速驱散了阳光晒爆石的热辣。

有人问，上山去吗？

从村落看云清诸山山顶，感觉有阵阵白雾如仙气飘渺逼人。大风车看起来大了很多，一片片风车叶正在拉近镜头，不急不慢地揭开云雾，挥手邀我上山。

那满山的绿，绿得更真了，并少了一份在山脚下远望的朦胧。一波又一波热气澎湃的绿浪闪烁着金灿灿的阳光，层层绿涛翻滚着向我逼来。高耸的山端顶着圆圆的太阳，坚守在云上南清的最高地，似在坚守南清千百年来不为人知的神秘。这一切的一切，太有吸引力了。

我甚至听到了从山顶上传来登顶男女的欢呼声，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的队旗在山顶高高地飘扬。云清在云上，他们也在云上，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情呀。

学会放手

■ 李静心

儿子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千里之外的城市工作，作为母亲，自然惦记。日常有事没事总爱打电话：千般叮嘱，万般叮咛，怕冻着、怕饿着，“注意这，当心那”事无巨细地提醒，唠叨一番心里才觉得踏实。

近期儿子因工作的事情纠结，给我转发一段话，这应该是孩子的心声，字里行间透着压力与无奈，读后心中颇不平静，原以为关切的提醒是爱的体现，却未曾想到这些“善意”的提醒竟成了孩子抉择时的千斤重负。

“任何事情都不可一百分正确、一百分安全”。孩子这句话如当头棒喝，敲醒了我这个做母亲的。是啊，这世上没有百分百的安全选择，所有的决策都是权衡的艺术。我总是在提醒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仿佛世界上处处是陷阱，步步有危机。我的每一句“善意提醒”都在无形中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让他感受到的不是关爱，而是压力。

我不禁沉思：我们习惯于指出风险，是因为历经沧桑的我们深知跌倒的疼痛。那些脱口而出的提醒背后，是爱，是关心，但或许也藏着为人父母难以言说的不舍与恐惧——不舍得孩子独自面对风雨，恐惧孩子会走弯路、会受伤。然而我却忘了，成长本就是试错的过程，没有亲自跨过水的人，永远学不会辨别深浅。突然想起孩子小时候学骑车，我总在身后紧紧扶着车尾，反复叮嘱“慢一点、别摔倒了”，可他总挣脱我的手，喊着“我自己来”。如今想来，当年的“放手”让他学会了平衡，如今的“过度提醒”，反而成了他独立做决定的“心理枷锁”。原来父母的成长，和孩子

的成长从来同步；孩子要学的是“如何选择”，父母要学的是“不干预选择”。

孩子说得对：“提醒永远是最容易的。”站在旁观者的位置指点江山自然轻松，但真正做决定的人却要承担所有后果。我的过度提醒无形中让孩子背上了双重负担——既要面对选择的风险，又要担心辜负父母的期望。这种“如果选择错误，就是我的责任。因为你们提醒过了”的心理压力，何其沉重。

这段亲子间的小插曲让我领悟到：父母真正的修行，不在于将孩子呵护得毫发无伤，而在于培养他们面对伤口的能力，不在于为他们避开所有的弯路，而在于相信他们即使绕路也能看到别样风景的智慧。孩子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父母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手，我的角色应该从指挥官转变为顾问，从保护者转变为支持者，这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和决策权。

真正的爱不是紧紧攥在手中的绳索，而是愿意放开让风筝自由飞翔的勇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最深远的“计”，或者就是学会适时退后，让孩子在自己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无论顺风逆风，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人。要学会信任孩子的能力，相信我们给予他的教育和价值观已经内化为他判断事物的基础。即使他会犯错，那也是他成长路上宝贵的财富。

从今往后愿做一座守望的灯塔，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亮起一束光，却不规定航行的方向，因为最美的风景，永远属于那些敢于自己扬帆远航的人。

放手，原来是最深沉的爱的修行。



登顶成功

陈正志 摄

四季诗

■ 叶进雄

冰河乍解气氤氲，冻土苏生草色新。
南粤寒凉渐隐退，东山莺啭引高频。
初开杏萼羞撩雨，点晕桃腮欲醉人。
却遣柳烟忙报晓，东风捷信喜耕春。

夏
倏忽层云漫碧纱，风雷掣电裂天涯。
黑蝶低掠沾荒草，金鲤高腾跃水花。
银线穿空惊宿鸟，玉珠跳叶乱鸣蛙。
须臾雨霁骄阳烈，何必他方觅岁华？

春

秋

冬

来到酒店，她才知道是舅妈女儿雅娜的回门日，雅娜三天前出嫁，舅妈比较低调，谁也不通知，如今雅娜带新郎回家，她才通知住在城里的亲戚朋友去热闹热闹，但也没说是吃啥饭，估计怕大家备份子钱。酒席上，新郎新娘给大家敬酒，米兰看到雅娜手腕上的金手镯，雕着花鸟和心心相印的图案，发出耀眼的金光。米兰逗雅娜：“这么大一个镯子，是新郎送的吗？”雅娜指了指舅妈，笑着说：“是妈妈送的。”

坐在旁边的三叔又逗雅娜：“还是亲娘舍得花血本。”

大家笑作一团。

米兰悄悄问舅妈：“花了多少钱？”

舅妈说：“你猜。”

米兰答：“四五千？”

舅妈甩头：“乘以五，我可花了两万多呢。还真

是血本了！”

米兰尖叫：“一个手镯这么贵？”

三叔插话：“现在国际金价平均一千多元一克，妹子，你是多久没买金了？”

“啥？一千多一克？”米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买金了，最近一次买的葫芦项链已是两年前。自从她决定要宝宝后，她开始懂得迁就她，小两口日子过得挺滋润。她万万没想到金价飙升得这么快，她记得买葫芦吊坠项链时才两百三十元一克。她再也坐不住了。

散宴后，米兰骑车飞一般地回到家，搜罗出这些年来的首饰来到百年凤祥打金店，那是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首饰用一个透明封口袋装着，米兰往柜台轻轻一搁，她紧张得还来不及开口就听到柜姐说：今日回收价五百七十。

米兰一双杏眼睁得像灯泡：“不是一千多一克吗？”

柜姐笑道：“跌了！黄金价就像男人的话，不可靠。”

米兰哦了一声。她伸手抓住封口袋，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不知道是卖好还是不卖好。

金项链

■ 谢锦英

公家婆在城里买了房子，她男人又是公务员，铁饭碗，再看到她金链戴了一条又一条，就觉得她不差钱，拿个几十万应该不成问题。

她不知如何回弟弟的话，她不习惯向娘家人诉苦，就算遇上这档子事，她也不想跟他们讲实情，便随口乱说：“你没听过吗？越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的越缺钱。”

她母亲也认为她有钱不舍得借，又在一旁帮腔：“你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不想让他打光棍儿吧？”

“妈，你不知道……”还没等她说完，她母亲就打断她的话：“穷人无富亲戚，他只能靠你了。这忙你有钱也得帮，没钱也得帮！”

米兰觉得母亲无理了，但当她瞥见母亲红着眼，试图用手背揩泪，也就不好说什么。母亲这一生也够苦的，父亲走得早，全靠母亲一个人把她姐弟俩拉扯成人。弟弟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才谈个对象，她也不想让它黄了。她安慰母亲：“好吧，我回去想想办法。”

回到家已是下午四点，米兰想补个午觉，但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老想着钱的事情。她把身边的人都过了一遍，还真没找到一个可以借钱的。她直勾勾地盯着那几十个手机联系人发呆。突然“嘀”的一声响，屏幕上弹出来一条短信：您好！根据您的信用额度，我行授予您五十万元贷款……

经济萧条，银行效益也不好，各种贷款信息变化花样儿地发，米兰自言自语：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她正准备出门，舅妈打电话来叫她去吃饭。她觉得应该洗下澡补个妆，就把贷款的事放下了。

相信

■ 庄家银

小
小到一粒尘埃
没有声音
没有力量
没有方向
没有轨迹

不会被重手按下
成为一枚棋子
也不会散发任何气息
被巨大的欲望吞噬

一生
把自己最硬的那截骨头
打磨成墓碑

拳头
不肯松开的拳头
其实就是
一座小小的坟墓

命运
膨胀的欲望
永远穿不过
这道窄小的门

雪山
真正的忏悔
是慢慢地
把自己清空

月亮
幸好
这个世界
还有一张可以退烧的
冷敷贴

来生
就做一条蚯蚓
一条蚯蚓
一乘空空的列车

没有上上下下
不再牵肠挂肚
停下晨钟暮鼓
忘记来处归处

相信
我相信大地
每一棵小草都拥有阳光

我相信天空
每一道彩虹都架起幸福

我相信大海
每一朵浪花都无言感恩

我相信太阳
每一束光都昭示方向

我相信未来
每一道风都自由奔跑

龙腾黔海

■ 陆悦

真谛。2号馆的关岭鱼龙是大型杯椎鱼龙（因脊椎呈杯状而得名，属凶猛的掠食性鱼龙），近10米的身躯（相当于现代大白鲨的2倍体长），在当时是海里说一不二的大王。可惜岁月无情，如今只剩没了头的躯干化石。专家说当年它待在浅滩，头才没能扛住日月的打磨。好在复原图里，它尾巴翘得老高，嘴巴尖得像箭，四肢利落地划着水，威风一点没减。3号馆的邓氏贵州鱼龙化石完整得让人叫绝，它盘在地上，每根骨头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肚子上那个圆滚滚的凸起，藏着亿年的生命接力密码。

公元1944年的关岭新铺乡，一把地质锤的脆响像闪电划破山野的寂静。岩屑簌簌剥落的瞬间，一块海百合化石从灰黑色的岩层中探出身来，裹着温柔的海风，眨着朦胧的眼睛，仿佛刚从五彩缤纷的海底浮起。冥冥中，正是地质学家许德佑这神奇一锤，敲开了“地球的生命记忆库”的神秘之门。

半个世纪后，当地农民的锄头又撞上远古的心跳。更多海百合化石从沉睡中苏醒，还有那些庞大的“龙”——脊椎骨像串起的玉珏纵向排列，肋骨弯成半透明的弯弓，仿佛能看见它们摆尾时搅起的暗流，鳞片在海水中划出锃亮的弧线。这些嵌在岩层里的骨骼与茎干，一片片拼出一个欣欣向荣的远古生物王国轮廓，而岩层本身的隆起与变形，正悄悄上演着一场沧海变桑田的剧变。这些滤食性的生灵，曾用腕足捞食海里的浮游生物，每动一下都带着潮水的节奏，当无数海百合一起跳舞，整片海湾都成了它们的舞台。阳光穿过海水洒在腕足上，碎成星星点点的光，和鱼龙的影子缠在一起，织就远古海洋最热闹的画卷。

公园博物馆里，那些千姿百态的生物化石标本，则向游人展示了这片曾经的海湾“生命大爆发”和“生命大灭绝”的全过程。一枚菊石化石蜷成螺旋（曾在远古海洋中随波游动），壳上的波痕似还沾着海水的微凉；旁边的腕足类化石（靠小孔滤食浮游生物），仿佛仍藏在当时的细碎声中。更有一组化石让人驻足——几条小鱼龙与海百合缠在一起，一条的吻部还衔着猎物，却被骤然涌来的泥沙定格成永恒。这便是远古灾难的印记，毁灭与留存，在此刻奇异地交融。

栈道尽头，夕阳正在给山尖镀上金箔。时光仿佛在这里打了一个结，从浪涛拍岸的海洋到山连山的高原，从鱼龙摆尾到海百合开花，关岭的岩层里藏着地球的日记本。当我们在挖掘区觅到化石时，好像能触摸到两亿年前的海水温度，听见生命在远古海洋里使劲呼叫声，体验到生命演化的奇妙。

鱼龙是这场戏的主角。1-3号原位保护馆里，它们保持着上亿年未曾改变的姿态，静静地等候重逢的访客。1号馆地上的盘江龙化石，尽管身长4米，但在两亿多年前的深海中也只是中等个头。这位凶巴巴食肉爬行动物，专吃海洋里的小型爬行动物为生。虽然岁月磨掉了它龇牙咧嘴的模样，可肚子里那截小小的骨头却藏着秘密：原来它是位怀孕的鱼龙妈妈。千万年前的遗憾，倒成了我们看懂生命轮回的回音。

这里的每块石头都是时光的琥珀，都是大地写的诗。龙腾黔海的故事，从来不是过去的事，而是凝结在岩层里的歌，等着每个来这里的人，听懂那跨越亿年的生命回音。